

杜尼·玛西美拉

人 間 喜 劇

哲 學 的 研 究

杜 尼 瑪 · 西 美 拉

巴 爾 扎 克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局 刊 行

• 1950 •

人 間 喜 劇

哲 學 的 研 究

杜 尼 瑪 西 美 拉

★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刊 行 期
有	巴 爾 扎 克	高 名 凱	俞 鴻 模	海 燕 書 店	光 藝 印 刷 廠	一 九 五 〇 年 三 月 初 版
版				上 海 中 央 街 二 四 號 二 一 一 室	上 海 江 浦 路 五 十 弄 一 四 九 號	
權				北 京 和 內 文 昌 閣 一 四 號		
★						

獻給

施特龍慈·約克先生

親愛的施特龍慈，如果我沒有把您的名字題在沒有您的忍耐的慰勉和您的幫忙我就寫不出來的兩部著作之中的一部上面的話，我就是忘恩背義的。所以，請您在這裏找到我的友誼感恩的證據，來致謝您用來引導我走進音樂科學的深淵的勇氣，雖然您也許並沒有成功。您總會告訴我天才在這些詩句裏所隱藏的困難和工作，這些詩句其實是我們的神聖快樂的源泉。您也曾經好多次給我找到這小小的冷笑的快樂，犧牲了不止一個冒充的音樂鑑賞家。沒有人批評我無知，既不懷疑我所受到的一個最好的音樂批評家的教導，也不懷疑您的細心的幫助。也許我是一個最不忠實的書記。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我就一定是個背信的通事而尚不自知，不過我總願意能够永遠自稱為您的一個朋友。

巴爾扎克。

一八三九年五月於巴黎。

目次

一	兩個愛情·····	三
二	極端的享樂·····	三七
三	歌劇『摩西頌』·····	六二
四	兩個治療·····	九四



兩個愛情

熟識歷史的人都知道威尼斯的貴族是最古老的歐洲貴族。他的金書族譜在十字軍時代之前即已存在。那時候，威尼斯是消沈海底去避免野蠻人的殺戮的羅馬帝國和基督教的殘留。然而他卻已經強盛，已經顯耀，已經控制了政治和商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這貴族現在可以說是完全毀滅了。歷史可以在那些給英吉利人領路的長扁形小船的船夫身上給我們指示他們的前途。在這些船夫

裏就有古代威尼斯共和國的頭目的子孫，他們的宗族比王室還要古老。要是您到威尼斯去的話，您就要在您的小船將要在下面通過的橋上欣賞一個穿一身襪襖的窮苦的少女，她是幽雅的，也許就是屬於最著名的古羅馬貴族的一家。當國王的遺裔滲雜其中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會有許多奇怪的性情。這並沒有特別的情形，只是灰燼中的星火而已。我們是要說明這故事的人物的怪癖，我們也不必再往下解釋，因為這也不比重述偉大的詩人和渺小的遊客對於威尼斯的描寫更容易忍受。這篇故事的旨趣只是在於證明人類生活的顯著的對立：在這裏一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的大部分居民所有的偉大和渺小的對立。

威尼斯的貴族和熱內亞的貴族正如古代波蘭的貴族似的，他們並沒有頭銜。只要自稱為桂林尼，鐸利亞，布列額爾，莫羅西尼，蘇里，莫先尼，古費赤，高爾那羅，斯波諾拉，這就是最高的驕傲了。一切的事物都會腐化，今天有的家庭已經有了頭銜。不過，在特權階級的共和政府的貴族們都是平等的時期，完全統治阿馬爾非的熱內亞的鐸利亞家倒有一個「親王」的頭銜，威尼斯也有一個類似的頭銜，華勒斯親王，因為承繼古代的甘因·發西諾而得到的權利。後來變成統治階級的葛杜馬爾地一家，很晚的時候才佔據了摩那哥。甘因長房的後裔，在共和國崩潰之前三十年因為相當的罪狀而受罰，就在威尼斯失蹤了。

恢復這名義上的親王國的麥米·甘因，在一七九六至一八一四年之間的悲慘時代裏，陷進了赤貧的地步。這一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只由一個名叫愛米里奧的青年去代表，同時還有一個大運河的最美的裝

飾品，他的宮殿。這位代表美麗的威尼斯的孩子所有的一切財產就是這毫無用處的宮殿，和座落在勃蘭達河岸的一所別墅的收入一千五百佛郎的年租。這所房子是他的祖先從前在地產裏所有的，後來賣給奧地利政府的財產的唯一遺留。這筆養老金使美麗少年愛米里奧不必忍辱去接受奧地利政府根據契約給赤貧的羅馬貴族每天廿蘇的津貼，正如一切的貴族似的。

冬天初來的時候，這位年青的貴族還住在前一春天讓卡丹尼奧公爵夫人買去的一間座落在特里羅安地方的阿爾卑山麓的野地裏。巴拉地奧給皮波羅建築的房子是一所最純粹的四方形的高樓，一條大梯，四面的雲母石廊廡，帶有畫壁和各種精美輕快圖像的穹窿的立柱，豐富的裝飾；不過這些修飾都是配合得宜的，是用女人支持豔裝一樣的悅目的輕鬆來支持的。總之，這是威尼斯所特有的畢亞齊達的高官的清雅的貴質。精巧油漆使寓所裏生出一種可愛的清涼空氣。外面油漆壁畫的走廊形成了反射窗。到處都有威尼斯的石子路，雕琢過的雲母石都變成了永恆的花朵。正如義大利的宮殿一樣，傢具都帶有最華貴的綢緞和佈置咸宜的珍貴的圖畫，幾張所謂方濟會修士的熱內亞教士的圖畫，好幾張梵西·黎昂、拿德·多爾西·卡爾羅、丁多、勒多和迪田的圖畫。層疊的花圃呈出偉大幽美的景象。在那裏，黃金都變成了石洞，都變成了巧奪天工的砌石，都變成了仙女建造的土臺，都變成了莊嚴的小林（其中沒脛的扁柏，三角形的松樹，悲哀的橄欖樹都已經非常巧妙的和橙樹，桂樹，覆盆子滲雜在一起），都變成了藍色和硃砂色的魚類所浮遊的清澈的小池。雖然人家可以說

英吉利的花園是更好的，但是這些陽傘一般的樹木，這些修剪過的水松，這人工和自然的配合而生的奢華，這好像不斷被風吹動的披肩似的在雲母石階層上，慢慢滑流的水簾，這裝飾清靜住處的鍍金的鉛人，總之，這在阿爾卑山麓伸出花邊的到處可以看到的魁魏的宮殿，這給石塊、銅器、菜蔬吹入生命或化爲花牀的活潑的思想，這整個富有詩意的奢華正好適合一個公爵夫人和一位年青人的愛情，這種愛情是遠離殘暴的自然詩工。懂得幻想的人都願意在這美麗的一隻扶梯上，在一隻刻有環狀浮雕的瓶子旁邊去看一個穿紅布半身袴的小黑奴一邊手在公爵夫人頭上打開一把陽傘，一邊手牽着她的袍尾，瞧着公爵夫人聽麥米·愛米里奧說話。這位穿着迪田畫中的羅馬元老的服裝的威尼斯人那能達不到他的目的呢！唉！在這類似熱內亞的要塞的仙宮裏，卡丹尼奧公爵夫人是服從維克多琳皇后和法蘭西的時裝商人的命令的。她穿一件洋紗的袍子，戴一頂稻草帽，穿一雙精緻的鴿喉鞋，可以讓微風吹走的線襪；她的肩上披着一條黑色花邊的肩巾，但是有一樁事是巴黎女人所不了解的，巴黎女人緊緊的細在她們的袍子裏，就像敷石棍裝在圓鞘裏似的，然而這位美麗的多斯崗女郎卻自由輕便的穿法蘭西的衣服；她已經把這衣服加以義大利化了。法蘭西的女人對於她的裙子看得非常的莊嚴，然而義大利的女子卻不大在意，並不防止任何的貪婪的視線，因為她知道用專一的愛情來保護自己，這種感情無論是在她，或是在別人方面卻是神聖而嚴肅的。

早上九點鐘左右，卡丹尼奧公爵夫人散步回來，她躺在還留有早餐的殘餘的棹子前面的沙發上，讀她的

情人自由觀察她的紗袍，沒有用任何的姿態對他說：「噓！」另一方面，坐在靠背椅子上的愛米里奧就把公爵夫人的一隻手握在他的一隻手裏，放任的瞧着她。您別問他們是不是互相愛戀；他們太彼此相愛了。他們並不像保羅和佛蘭蘇絲似的在共同閱讀裏去互相愛戀；不，愛米里奧都不敢說：「咱們念罷！」看見了這兩雙眼睛從兩隻綠色的瞳孔中央發出光芒，好像虎斑似的發亮，給眼色灌入一種溫和的天星的閃灼，他就覺得自己身裏有點激動的情欲，甚至於都使他痙攣了起來。不時不時的，他看着這女郎的黑色的頭髮在一隻金環裏，從寬闊的額頭的兩角露出一對光潤的髮辮，來傾聽自己耳朵裏因為幾乎要衝破血管的血液的流轉而加速的雷鳴，而覺得滿足。因為了某種精神的現象，靈魂是不是可以這樣完全的佔據了他的軀體，甚至於都使他不會再覺得有自己的存在，整個的注意這個女人，注意到可以搖蕩他的生命源泉的她的任何一句話呢？是的，孤單的時候，一個面貌中等的女人，只要不斷的研究她，也會變成卓威嚴的，像公爵夫人這樣美麗的女人也許會弄到麻醉心裏激發的年青人，因為她真的整個吸收了這個年青人的靈魂。

瑪西美拉是佛羅蘭斯的杜尼家的女承繼人，她的丈夫是西西里的卡丹尼奧公爵。她的母親活着的時候給她訂了這個婚姻，目的是要使她富裕快樂，因為這是佛羅蘭斯的生活習慣。她想她的女兒離開修道院步入人世的時候，她可以依據愛情的律則完成義大利女人所最注重的第二次的心靈的婚媾。但是瑪西美拉已經在修道院裏養成了愛好宗教生活的趣味，當她在卡丹尼奧公爵的祭台前宣誓的時候，她就以依據基督教的

精神來當他的妻子爲滿足了。這是一椿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娶上一個妻子的卡丹尼奧覺得當丈夫是傻事；等到瑪西美拉埋怨他的態度時，他就鎮靜的告訴她，請她去尋找他的 *Primo Cavaliere Servante*（第一扈從騎士），而且還給她建議替她帶幾個人來讓她選擇。公爵夫人哭了，公爵也就離開了她。瑪西美拉瞧着四周壓迫她的人世，她的母親領導她到柏爾哥拉，幾個外交的場所，娛樂場，可以遇見年青美麗的騎士的一切的地方去。但是她並沒有碰到可以使她喜歡的人，她也就開始到外邊去旅行去了。後來，她丟了她的母親，承繼了財產，掛孝舉哀，到威尼斯來，在這裏看見了走過她的房子前面給她交換一道好奇的秋波的愛米里奧。這一秋波算是說了一切的話。威尼斯人覺得受到電擊似的，公爵夫人的耳朵裏也恍惚聽到一聲『找着他了！』似的。

任何的地方，兩個謹慎的經驗豐富的人總要互相的研究，彼此的察知。然而這兩個純潔的孩子卻好像是兩個同一性質，一拍即合的東西似的混而爲一了。瑪西美拉不久就變成了威尼斯女人，她購置了她在卡那勒幾奧河岸上所租到的宮殿。後來，因爲不知道怎麼樣應用她的收入，她又買了鑾發爾達，就是這時候她所居住的野地。由燕爾巴都夫人介紹給卡丹尼奧夫人的愛米里奧，整個冬天都非常恭敬的到他們的女朋友家裏來。任何的愛情都沒有這兩個靈魂心裏的愛戀那樣的強烈，也沒有他們的表現那樣的懦弱。這兩個孩子都在彼此之前顫慄。瑪西美拉一點兒也不嬌冶。她忙於微笑，忙於說話，她崇拜她的威尼斯青年，這個臉孔尖銳，長薄鼻，黑眼睛的帶有一隻高貴額頭的年青人；雖然有她的天真的鼓勵，這個年青人只在花了三個月的工夫來彼此

熟識之後才到她家裏來的。夏天打開了他那東方的天空，公爵夫人埋怨說不願意一個人到黎發爾達去。既快樂又駭怕兩個人之間的頭對頭的閒談，愛米里奧總算是陪了瑪西美拉到她的別墅去了。這可愛的一對情人已經在這裏住了六個月了。

瑪西美拉二十歲了，雖然她並沒有什麼悔改，她也沒有消除她對愛情的宗教上的疑懼；然而她卻漸漸的繳械了，而在愛米里奧握住她那隻高貴的，滑潤的，潔白而帶有染色的指甲（好像她會從亞細亞收到蘇丹的妃嬪用來塗染指甲的紅色胭脂似的）的長手時，她也祝願去完成她母親所吹噓的心靈的婚媾。瑪西美拉所不知道的一種使愛米里奧極度苦痛的不幸，忽然降落在他們的中間。瑪西美拉雖然年青，但是她卻有神話裏沒有提到情人的唯一女神珠儂所有的莊嚴，因為迪安恩女神也曾被愛過，這貞潔的迪安恩女神只有耶必達天神能够在她的前面沒有失去他的風度，許多的英吉利貴婦都是拿他來當模範的。愛米利奧把他的情婦放得太高，他不能夠接近她。也許一年之後他就不會再有這種只打擊年青人和老年人的高貴的病態。但是，超過目的的人跟沒有達到目的的人都是離得一樣遠的，公爵夫人覺得她是隔乎一個知道清楚自己是遠離目的而不再思念的丈夫和一個用天使的白翅膀快速的飛過目的而不能再回頭的情人之間。

瑪西美拉感到被愛的幸福，她享受着一種欲求，而沒有想像他的結果；然而她的情人卻在幸福裏感到不幸，不時不時的帶領他的年青的女朋友走到女人們所謂的「地獄」的邊緣，看到自己不得不採集這邊緣的

花朵而只能夠折除花朵的樹葉，心裏隱藏一種他所不敢吐露的瘋狂。兩個人每天早上都出去散步，重複的唱着情歌，正如樹上巢裏的飛鳥的謳詠似的。回來的時候，年青人的地位只能夠用畫家所畫的只有頭腦和翅膀的天使來比擬，他覺得他的愛情非常的強烈，他甚至於都懷疑了公爵夫人是否整個的忠實於他，因而要引她來說：『你要什麼證明呀？』

這句話是用莊嚴的態度說出來的，麥米也就熱烈的吻着這隻純潔的手。忽然間，他站了起來，自己生了氣，把瑪西美拉扔下。公爵夫人仍然懶洋洋的留在沙發上，可是她卻在那裏哭了，她自問爲什麼這樣的美麗年青還不能夠取悅愛米里奧。在他一方面，可憐的麥米就胡里胡塗的把頭碰在樹枝上，好像蒙上眼睛的小鳥似的。這時候一個僕人正來尋找這位威尼斯青年，跟在他後面跑，給他遞過一封快信。

他的惟一的朋友王特拉明尼·馬爾哥同時又稱爲王特拉明，因爲威尼斯方言可以取消某些語尾。這位朋友告訴他華勒斯的親王甘因·發西諾·馬爾哥死在巴黎醫院裏。親王的死證已經到來了。所以，麥米·甘因一家就變成了華勒斯的親王。在兩位朋友的眼睛裏，一個得不到金錢的頭銜原不算什麼，王特拉明又告訴愛米里奧關於著名的男高音歌詠家熱諾瓦斯和著名的丁地小姐在飛尼絲戲院演唱的消息，認爲比前一報道還爲重要。愛米里奧沒有念完信，就把他搓成一團，扔在口袋裏，他跑來告訴卡丹尼奧公爵夫人這個大消息，忘記了他所要得到的頭銜上的承繼。公爵夫人不知道丁地小姐所以引起義大利人的好奇的故事，親

王就用幾句話對她說了一番。這位著名的歌女只是旅館的一個簡簡單單的女僕，她的歌喉曾經驚動了在旅行的一位西西里大貴族。這位美麗的女孩子那時只有十二歲，她的嗓子實在是天生的清潤，大貴族也就有堅強的信心要培植這個小姑娘，正如路易十五當年想要教養羅蔓小姐一般。他忍耐的等待着克拉拉的嗓音能够得到一個著名的教師的訓練，等待她到十六歲能够運用這培養所生的一切法寶的時候爲止。前一年春天，丁地小姐傾倒了最難於滿足的三個義大利都會。

『我確信這個大貴族一定不是我的丈夫，』公爵夫人說。

一會兒，馬匹就駕馭好了，卡丹尼奧夫人也就立刻動身到威尼斯去參加冬季娛樂場的開幕典禮。

十一月的一個美麗的黃昏，新任的華勒斯親王就這樣的橫渡了麥斯特和威尼斯之間的航路，在標明海關讓給船夫的道路的許多塗有奧地利國徽的柱子之間航行。可憐的愛米里奧一邊看着由穿制服的僕從駕駛的卡丹尼奧夫人的長扁形的小船在他前面幾箭路的海水上行駛，一邊就讓當年威尼斯還很繁榮的時候給他父親駕駛船的老船夫替他駕駛，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衙頭所給他引起的苦惱。

『這家產真是太笑話了！當親王而只有一千五百佛朗的年收……佔有世界上最美麗的一所宮殿而不能夠安置一些奧地利的法規剛公布不能出讓的雲母石，樓梯，圖畫和碑碣，住在一排價值一百萬的蘇木樁上而沒有動產，當了豪華的迴廊的主人而住在那用麥米家早在羅馬帝國時代就已經征服過的莫勒帶回的雲

母石蓋成的最後的花卉圖案形柱頭上面的一間房子裏！在威尼斯最美煥的一所禮拜堂裏看見到座落在掛滿迪田的、丁多勒的、兩位巴爾馬的、柏林尼的、微郎納斯的圖畫的祈禱室裏，珍貴的雲母石墓上他的祖先的雕像，而不能夠賣給英吉利一個雲母石的麥米，來給華勒斯親王弄到一些麵包！熱諾瓦斯這著名的男高音歌詠家，他可以在一季的演唱裏得到一筆能夠讓一個跟愷撒和西拉同樣古老的羅馬元老麥米家的後裔活得幸福的資本。熱諾瓦斯能夠吸一枝印度的雪茄煙，然而華勒斯的親王卻不能夠隨意抽雪茄煙！

說着他就把煙頭扔在海裏。

華勒斯的親王是在卡丹尼奧夫人家裏找到他的雪茄的，他要給夫人送回世界上的奢華；公爵夫人研究了他的一切偏好，她很高興滿足他！他只能夠在這裏吃一頓飯，宵夜，因為他的錢都得花在他的衣服和飛尼絲戲院的門票上。他而且還得預先提取每年一百佛郎的一筆款送給他的父親的老船夫，這數目只夠得讓這船夫吃米過活。此外，他還得付清每天早晨他在福羅里安所喝的黑咖啡的錢；他喝黑咖啡，因為他要支持自己的興奮到晚上為止，他也計算這惡習的結果就是死亡，正如王特拉明，他計算抽鴉片的結果一般。

「然而我是一個親王！」

說了這最後一句話，麥米·愛米里奧就把沒有看完的王特拉明·馬爾哥的信扔在海裏，這信就跟一個孩子放在水上的紙艇一樣的飄流着。

『可是愛米里奧只有二十五歲，』他接着說。『他可以賽過患風痛病的威靈吞爵士，患瘋癱病的攝政王，患羊癲瘋的奧地利帝室，法蘭西國王……』

但是一想到法蘭西的國王，愛米里奧的額頭就皺了起來，他那象牙色的顏色就發黃了，淚珠滾出他的黑眼睛，潤溼了他的長睫；他用一隻配得上迪田的畫筆的手翻起他那棕色的厚髮，再仰起眼睛瞧着卡丹尼奧夫人的船。

『命運給我開的玩笑，一直都開到我的愛情裏來，』他對自己說。『我的心和我的幻想都是充滿着寶藏的，然而瑪西美拉並不知道；她是佛羅蘭斯的女人，她會拋棄我的。當她的聲音和她的眼色使我產生人間天上的快感的時候，我卻在她身邊受到冷漠的待遇！看見她的船在我的船前面幾十步路，我覺得人家好像是給我的心放在一塊熱鐵裏。一種看不見的液體在我的神經裏流轉着，焚燒着，一片雲霧遮住我的眼睛，我覺得空氣裏有前些日子陽光透過紅綢的活簾，我偷偷的看着她跟黎昂拿德·麗沙·瑪娜一樣的嫣然微笑的發怔時，黎發爾達所有的空氣的顏色。我的親王頭銜不是拿手槍來結束，甘因的子孫就得跟隨他的老卡爾馬額拉的勸告：我們可以當水手，當海賊，逍遙自在的看看自己被人吊死之前還能够活上多少時候。』

親王又抽了一枝雪茄，他欣賞着被風吹動的煙縷的圖形，好像要從煙縷的情態裏去看他的最後思想的重現似的。遠遠的，他已經分辨出遮蓋他的宮殿的莫爾式的尖端；他又變成悲哀的。公爵夫人的船在卡那勒幾